

## 第四十二章 前往深州見師傅

第二天，一切按部就班的進行，沒出任何岔子。

馮家的人一走，陳敏達和霍沉就簽了他們之間的賣地文書，陳家五畝，霍家十畝，位置邊界都寫得很清楚。

按照當地的習慣，地上的麥子暫時歸馮家所有，他們家收割完麥子之後，由新東家開始耕種。

鐵匠小倆口打算月底去深州，臨行前到田家告個別，並把宅子的鑰匙給了田柳，讓她幫忙照看房子。

天氣熱了，田桃脫下薄棉襖，換上單衣。

田櫻好奇地盯著大姊的肚子瞧，「大姊，這裡頭真的有小娃娃了嗎？可是妳的腰還是這麼細，一點都看不出來有小娃娃了。」

聞言，原本正在喝水的霍沉坐不住了，他走過來瞧著田桃，咂舌道：「就是啊，怎麼吃也不見胖。」

男人的眼光在田桃身上逡巡，毫不客氣地打量著她的玲瓏曲線，心裡稍稍滿意的是某些地方確實漲了不少，不過這小腰……的確是細。

面對妹妹的詢問，田桃不覺得有什麼，可是自家男人一過來，她就不好意思了，紅著小臉推他，「你添什麼亂，快回去坐著吧！」

葉氏瞧著小倆口膩乎乎的模样，心裡更踏實了，笑問道：「桃子，大沉，中午你們想吃什麼呀？」

沒等田桃開口，霍沉便搶著賣乖討好道：「娘做的飯都好吃，我都愛吃，主要是桃子，她現在懷著身孕，應該吃點對口的，您看她喜歡什麼就做什麼吧！」

這姑爺，不光能幹、疼媳婦，還越來越會說話了，葉氏笑得合不攏嘴，剛要去廚房做飯，就見馮滿的爹娘並肩從大門走了進來。

前幾天田柳回家後就把事情經過都說了，田滿倉和葉氏都有心理準備，見他們進門，葉氏的笑意一下子沒了，她上前幾步，冷著臉說道：「這是哪來的稀客呀？我們家這泥土地可接待不了這麼尊貴的客人。」

馮滿的爹強繃著臉，十分艱難的開口，「我們今天來，是想請田松他爹幫忙壘羊圈的，開工的頭掛鞭就讓他來放，工錢提前給。」

若是以前財大氣粗的時候，他可以放話給雙倍工錢，可是現在家底已經被掏空，全村人看笑話，他再也說不出那麼豪氣的話了。

馮滿的娘趕忙把手裡提著的禮物捧了過來，厚著臉皮笑道：「聽說妳家老田受傷了，我們早就想來瞧瞧了，這一包羊肉乾是醃漬好風乾的，快拿著吧！」

葉氏冷冷的瞧著他們，沒有伸手接，「這麼重的禮，我們家收不起，再說了，羊肉是發物，會讓舊傷復發，你們送這個是什麼意思？還想讓孩子他爹又躺在炕上嗎？」

馮滿的娘滿臉尷尬，陪著笑臉解釋，「不是那個意思，我們家現在也沒什麼值錢……」

沒等她把話說完，馮滿的爹嫌丟人，故意咳了一聲，打斷道：「這種小零嘴兒，

自然是給孩子們吃的。大家鄉里鄉親的，低頭不見抬頭見，俗話說得好，人情留一線，日後好相見，如今我們兩口子低頭哈腰的來了，你們家怎麼也要給點面子吧！」

葉氏是個老實人，不好意思太過為難別人，若換成旁人，她也許就原諒了，可是這是害得丈夫斷了腿、女兒差點賣身為奴的人家，無論如何她都原諒不了。

田柳氣得衝了出去，罵道：「呸！當初你們擠對我爹的時候，怎麼不想著人情留一線？怎麼不想著鄉里鄉親的？雖然我不知道你為什麼偏要來請我爹，但是我告訴你，我爹肯定不會去的，給多少錢也不去。為了給我爹看病，花了五兩銀子，耽誤了好幾個月的工錢，你現在跟我們說面子，你也說得出口？」

馮滿的爹氣得話都說不利索了，指著田柳道：「妳個小丫頭，妳……」

田桃和霍沉也都出來給葉氏和田柳助陣，雖是沒說話，但是站在那裡也是一種氣勢。

「我怎麼啦？我好得很，我怎麼樣也輪不到你說話，這裡是我家，你給我出去！」

田柳雙手叉腰站在臺階上，柳眉倒豎，表情凌厲。

馮滿的爹一聽，更為憤怒，不過還沒等他開口，門口又進來了幾個人，個個手上都提著禮品。

走在最前頭的是蔡阿婆，後面跟著大肉陳兩口子和陳敏達。

「桃子娘，我又來給妳家閨女做媒啦！」蔡阿婆笑道。

葉氏趕忙換上一張笑臉迎了上去。

田柳扭著腰耍狠的動作沒來得及收回去，被他們看個正著，她本來有點不好意思，卻見陳敏達悄悄朝她豎起了大拇指，她抿著小嘴微微一笑，讓到了一旁，讓出門口的位置。

這下馮滿的爹娘可就傻了，呆愣愣的瞧了他們，過了一會兒，馮滿的爹終於忍不住問道：「你是來田家提親的？原來你早就和他們家是一夥兒的？！你……」

陳敏達大搖大擺地走到他身邊，壓低聲音說道：「我沒跟你說過嗎？人家是天馬轉世，命好，沒辦法，我這屬龍的都來抱馬腿了，信不信由你，你自己瞧著辦吧。」

陳家人被熱情的迎進了屋，留下馮滿的爹娘尷尬地站在院子裡，呆了好一會兒才離開。

蔡阿婆笑咪咪地介紹，「這是鐵匠鋪對門的陳敏達，是個能夠識文斷字的秀才呢！這是他爹娘，今天特意來妳家提親的。柳子是個好姑娘，性情豪爽又能幹，將來跟桃子住了對門，姊妹倆也有個照應，多好啊！」

葉氏之前已經聽閨女們說過陳家的事了，此刻並不意外，只是沒想到會和馮家碰在一起，偏偏剛才二女兒趕人的樣子不太淑女，她擔心在陳家人心裡留下疙瘩，便趕緊解釋道：「要不是那馮家欺人太甚，孩子們的爹也不會摔斷了腿，桃子為了給她爹治病，差點就給人家當三年丫鬟。其實不怪柳子說他們，她天天瞧著她爹臥病在床的模樣，心裡頭能好受嗎？柳子平時性子也挺好的。」

田柳已經躲進西屋裡去了，聽到她娘使勁為自己辯解，她簡直想笑。

她在鎮上賣貨這麼久了，她是什麼性子，陳家早就知道，她娘又何必多說，反倒

顯得此地無銀三百兩。

邱氏歡喜一笑，「柳子娘，不瞞妳說，我最喜歡柳子的就是這一點，我的性子軟，在家族裡總被其他妯娌們嘲諷，好在敏達他爹是個殺豬的，別人也不敢欺負我們家。可是敏達性子太好，就怕以後在鎮上受別人的氣，我就喜歡柳子膽子大、敢說話，將來受不了欺負。」

柳子相貌不差，人也能幹，就是性子太衝，跟個小辣椒似的，葉氏一直很擔心陳家人不瞭解柳子的脾氣，會嫌棄她，不過現在明白陳家人的想法，她心裡的一塊石頭便也落了地了。

雙方都很高興，當即定下婚事，也談妥了婚期，就定在臘月裡成親，跟桃子一樣，也是十五歲之前進門。

葉氏下廚做飯，三個閨女都在一旁幫忙，大鐵匠有心想幫桃子幹活兒，可是他一走進廚房，就被丈母娘推出來，沒辦法，廚房實在太小，他個子太高，腰都伸不直。

午飯十分豐盛，大夥兒吃得開心。

陳敏達搜腸刮肚的想著詞兒，厚著臉皮獻媚討好，霍沉都快看不下去了，心想：你個臭不要臉的，敢跟我比臉皮厚，我還能怕你不成？

二月底的天氣不冷不熱，路邊春草茵茵，碧溪流淌，偶爾飄過來不知名的野花香氣，沁人心脾。

霍沉坐在車轅上趕著車，時不時回頭看向自家小媳婦。

田桃被他看得有點不好意思，嬌嗔道：「看什麼看呀，又不是沒見過。」

「妳好看，我喜歡看。」大鐵匠嘿嘿直笑，順手折下一枝嫩柳條，用柔軟的末梢掃了一下她的脖頸。

田桃的脖子窩一癢，抬手抓住柳條，往懷裡一帶，就把柳條奪了過來。

霍沉魁梧的身子順勢倒在她的懷裡，卻注意著不敢壓到她的肚子，他把頭枕在她的大腿上，開玩笑道：「桃子妳真厲害，我都被妳拉倒了，兩個人果然比一個人的勁兒大。」

田桃被他逗得咯咯直笑，拿柳條在他脖子窩裡搔癢，惹得他連連求饒。

小夫妻倆悠哉地走著，坐車坐得累了，就下來走幾步，走累了再上車坐著，霍沉還用樹枝和野花編了一個花環給小媳婦戴在頭上。

「桃子，真好看！妳怎麼長得這麼好看呢？我去年回來得真是時候，要不然咱們就錯過了，那我不得後悔一輩子。」霍沉歡喜的眼神始終流連在她身上。

田桃扶了扶頭上的花環，很喜歡他特地做給她的這個小禮物。「我哪有你說的那麼好看？你怎麼大白天的就在說胡話，要是你去年不回來，就不會認識我，哪來的後悔呢？」

霍沉爽朗的笑聲在田野裡迴蕩。「我家小媳婦不僅好看，還這麼聰明，將來孩子生出來，一定更聰明。」

田桃見旁邊地勢平坦，就叫停了馬車，走到小河邊，照了照自己美美的樣子。霍沉扔下韁繩，讓馬兒自己吃草喝水，他跑到田桃身後抱住她，非要和她一起照。河水清澈見底，碧波無痕，水中一對倒影，男人高大威猛，女人嬌小柔弱，畫面甚是美妙。

「妳看，咱們倆真是天生一對，怎麼看都好看。」霍沉厚著臉皮連自己一起誇了。水中的美人噗嗤一笑，紅唇輕啟，露出潔白的牙齒，「剛才還有小魚看我呢，你一來，他們都跑沒影了。」

「這就對了，我媳婦是我的，誰都別想惦記我家桃子，小動物也不行。哪條魚敢來，看我不把牠抓上來，烤著吃了。」霍沉在媳婦白嫩的臉蛋上親了一口，再次宣示自己的所有權。

小倆口一路上親親熱熱、打打鬧鬧的，如同遊山玩水一般，三日後到了深州。

「桃子妳看，那就是蜜桃園子。」霍沉抬手指著不遠處的一大片桃林。

「好大啊！一眼看不到盡頭。」田桃從沒見過這麼大的果園，要是都開了花，肯定美極了。

「當然大了，這是進貢的桃子，是要送進宮裡給皇上吃的。不過沒關係，過兩天咱們帶些樹苗回去自己種，也能吃上大甜桃了，味道也許會比貢品稍微差一點，不過還是很好吃的。」霍沉一邊說著，一邊用火熱的眼神看她。

無論多好吃的蜜桃，都不如炕上的桃子好吃。

霍沉的師父叫江墩子，是個老實的手藝人，打了一輩子鐵，也收了幾個徒弟。只是前幾個靈氣不行，又急著回家掙錢，都沒把手藝學扎實就走了。唯有關門弟子霍沉，在他身邊踏踏實實的幹了八年，從不計較苦和累，把他一身的本事全都學到手，在某些地方還能做到青出於藍勝於藍。

江墩子有兩個女兒，沒有兒子。長女嫁得遠些，在晉州，次女就嫁在了本村。本來他打算把一身本事傳給二姑爺，讓他繼承自己的衣鉢。誰知這小子看著人高馬大，有點錢之後卻成了個好吃懶做的，不想賣力氣打鐵。

所以，江墩子收了霍沉為徒之後，幾乎是把他當親兒子看待，恨不得給他娶個媳婦讓他在深州安家。可是霍沉一心想回去重振霍家鐵匠鋪，爹娘的死是他心裡過不去的坎，江墩子沒捨得強求，這才讓他走了。

「師傅，師娘，我回來啦！」霍沉一瞧見師傅家朱紅色的大鐵門，就興奮地跳下馬車，跑過去把掩著的半扇門推開。

馬車直接趕進了院子裡，一個頭髮接近全白的老婦人從屋裡走了出來，一見到霍沉，她難以置信的擦了擦紅腫的眼睛，「哇」的一聲哭了出來。「大沉，你可算來了！」

「是啊，師娘，我娶媳婦了，帶她來看你們，瞧您，怎麼還哭呢？」霍沉把馬拴在棗樹上，歡歡喜喜地跑到師娘面前。

「來了就好，你不來，你師傅閉不上眼哪！」米氏一邊哭一邊說。

霍沉一愣，「師娘，您說什麼？我師傅怎麼了？」

「你快進去瞧瞧吧！等了老半天等不到你來，都快把我急死了。」米氏這才看到乖巧地站在一旁的田桃，伸手招呼她一起進屋。

霍沉顧不上卸車，邁開大步奔進了屋裡，就見江墩子躺在炕上，一副奄奄一息的模樣。「師傅，師傅您怎麼啦？去年我走的時候不還好好的嗎，怎麼了這是？」他急得都快要哭了，單膝跪在炕前，小心翼翼地握起師傅蒼白無力的大手。

江墩子身體不能動，但是眼睛能看到，耳朵能聽到，渾濁的雙眼中滾出了淚珠，啞聲說道：「大沉，你終於來了。我……我就等著跟你……跟你交代點事呢！」

霍沉抹一把淚，搶白道：「師傅，先別說了，我去找最好的大夫來救您。您這是什麼毛病，需要找擅長哪方面的大夫？」

米氏跟了進來，在一旁說道：「他是上山找好鐵，摔下來的，已經找大夫看過了，沒有用，重要的骨頭斷了好幾根，接都接不上了。」

霍沉心疼得不得了，「這是什麼時候的事？怎麼不找人給我送個信兒呢？」

米氏一愣，「你不是接到信以後才來的嗎？上個月出的事，我讓二姑爺給你送了三回信兒了，頭一回你說正月裡太忙，第二回你沒在家，第三回你說過幾天就來，這不又等了十來天，才終於把你給盼來了。」

霍沉一下子就怒了，額上青筋暴起，拳頭攥得指關節咯咯直響，但他怕嚇著師傅，壓抑著怒氣，沉聲說道：「哪有人給我送信？我壓根不曉得發生了什麼事，若是我知道師傅出了事，我早就趕來了，就是再忙，我也不可能不管師傅，是誰給我造的謠？」

米氏先是一呆，轉瞬明白過來，「好啊，鐵慶這個兔崽子，他根本就沒去給你送信！難怪呢，我跟你師傅都不相信你怎麼變成了這樣，學會了手藝就把師傅扔在一邊不管了。大沉，你先跟你師傅說說話，我找那個死小子去！」

米氏氣呼呼地出去了，霍沉不放心她一個人，剛要去追，就被江墩子叫住了——「大沉，回來，讓她去吧，鐵慶不敢……過來，到師傅這裡來，我有話……說。」

霍沉乖乖的回到床邊，神情嚴肅認真的看著江墩子。

「她……你媳婦？」江墩子看向了田桃。

霍沉回身將田桃拉過來，「是，師傅，這是我媳婦。成親的時候本來想接你們去喝喜酒的，可是臘月裡下了大雪，不方便，所以一開春我就帶她來看你們了。她現在懷孕了，我快要當爹了。」

田桃乖巧的鞠了個躬，叫了一聲，「師傅。」

「好，好……好哇！」江墩子看著田桃點點頭，吃力的繼續說道：「大沉，我這一輩子的本事都教給你了，沒遺憾……唯一的憾事，就是沒有打過玄鐵劍，我……不甘心，其實……咱們不是普通的鐵匠，是……前朝……張山子的傳人。」

霍沉一愣，「師傅，前朝張山子我聽說過，可是他的徒子徒孫不是都被殺光了嗎？」

江墩子緩緩地搖了一下頭，「沒……如果真被殺光，哪還有玄鐵劍的……打造方法？我爹就是……是張山子的關門弟子，我沒兒子，你……你拿著這個……」

他費力地挪挪身子，似乎是想從褥子底下掏出什麼東西，霍沉順著他的意思伸過

手去，取出來一張寫著字的羊皮。

「這是……兵器、兵器的祕訣，可惜我一輩子……沒用上。你拿著，別讓……師爺的寶貝，失傳了。」江墩子遺憾地歎了口氣。

霍沉仔細看著羊皮，上頭有圖也有字，雖然發黃了，但還是能看清。

「師傅，祖師爺被殺，咱們沒辦法報仇也就算了，怎麼能給當今朝廷打造兵器呢？」

江墩子艱難的晃了晃頭，「不……不是，不是那樣的，師爺是……是被自己人殺的，城破，怕他投降，就……就被殺了，死得委……屈。」

「師傅，所以您的意思是要我替朝廷打造兵器嗎？」霍沉把羊皮疊好，塞進懷裡。師傅給他的東西，他一定要好好保存。

「不……不是……不是……」江墩子忽然劇烈喘氣。

第四十三章 兩個姑爺真給力

「師傅，師傅，你沒事吧？」霍沉嚇得撲倒在炕沿。

米氏從外面回來，一看老頭子瞪著眼說不出話來，也著急的撲了過來。

江墩子連著喘了幾口氣，慢慢緩下情緒，才又續道：「你和媳婦兒好……好好過日子，手藝……別丟，有用的時候，再用。我……我去年在一個算命先生那兒，看到一本古書，咱們這附近的山裡，有一大塊，玄鐵，所以我、我才上山……可沒、沒……」

霍沉聽明白了江墩子是什麼意思，趕忙回頭招呼田桃，「桃子，我讓妳特意帶上的玄鐵匕首呢？快拿來。」

田桃轉過身去，撩起側面的衣襟，把綁在腰帶上的玄鐵匕首解了下來。

「師傅，您快看！您說的那一大塊玄鐵我找到了，這就是用玄鐵打造的匕首。」霍城把匕首抽出來。

江墩子渾濁的一雙老眼瞬間散發出異樣的光彩，雙眼瞪得圓圓的，手上也突然有勁兒了，他抬手握著匕首的柄部，上上下下仔細瞧著，「沒錯，這花紋、這顏色，真的是玄鐵匕首啊！大沉，師傅沒做到的事兒，你做到了，你真是我的好徒弟呀！」

看著師傅高興，霍沉也跟著高興，嘿嘿一笑，謙虛的說道：「師傅，我的本事都是您教的，我能打得出玄鐵匕首，就跟您能打出來是一樣的。您好好養病，等您身體好了，我帶您去山裡，咱們把那一塊玄鐵挖回來。」

江墩子眸中的光芒漸漸渙散，手上一軟，匕首險些掉了下來，霍沉趕忙伸手接住，插回鞘裡，給師傅放在手心。

「大沉，我就想……想……想認你當乾兒子，你願不……」江墩子話沒說完，便劇烈的咳嗽起來。

霍城理解他的意思，二話不說，跪在地上，砰砰砰的連磕了三個響頭，「乾爹，以後我就是您兒子，我給您養老送終。」

江墩子抿著唇，激動得熱淚直流，卻說不出話了。

「霍沉，你真不要臉，我岳父都成這樣了，你還來坑他，家裡的馬也給了你，車

也給了你，你拐走的東西還不夠多嗎？現在還想認乾爹，你是想繼承這份家產吧？呸！沒門兒！」門外傳來裴鐵慶的聲音。

霍沉冷著臉快速起身走上前，一把揪住了他的衣領。

「裴鐵慶，我以前敬著你，叫你一聲二姊夫，可現在你幹的這是人事兒嗎？師傅躺在炕上，你不日夜來伺候就罷了，也不通知我，你到底想幹什麼？」

裴鐵慶只比霍沉矮了一個頭，不過霍沉身上的都是結實有力的腱子肉，而裴鐵慶胖了他兩圈，身上掛著的是鬆軟的肥肉。

他被霍沉猛地揪住衣領，滿身的肥肉跟著亂晃，但他也不怕，仍是不客氣的大聲罵道：「你要幹什麼？你不就是個學徒嗎？學會了手藝還不趕緊滾蛋，還認什麼乾爹？你不就是看我岳父快不行了，跑過來認個爹，爭房子搶財產嗎？」

霍沉氣得雙眼通紅，怒吼道：「誰想爭房子搶財產，誰就遭天打雷劈！」

田桃怕霍沉真的動手打人，以他現在的怒氣，只怕一拳下去，能把那傢伙打個半死，就在旁邊扯了下他的衣襖，低聲道：「師傅都這樣了，你們還有心思吵架？」

聞言，霍沉稍微冷靜下來，他用力甩開裴鐵慶，轉身回到炕邊。

米氏看一眼跟在裴鐵慶身後縮著脖子的二女兒江葉，重重地歎了口氣，「他是給妳灌了什麼迷魂湯，妳就這樣縱著他？我跟妳爹還在呢，他就這麼無法無天，要是以後我們倆都走了，妳還不得被人家揉捏死？」

江葉剛才已經哭了一場，此刻眼睛又紅又腫，被娘親一罵，又掉了淚，「我有什麼法子？我連個兄弟也沒有，還沒有兒子，將來沒了你們，我能指望誰？」

「二姊，妳放心，師傅師娘待我恩重如山，如今又讓我做了乾兒子，以後妳就是我親姊，若是有人欺負妳，妳只管來告訴我，我絕不饒他，就算那人是二姊夫也一樣。還有，你們大可以放心，房子、地、錢財，我一分都不要。」霍沉說得鏗鏘有力。

裴鐵慶聽了自然十分高興，可躺在炕上的江墩子卻急了，他哆嗦著說不出話來，無力的手揪著霍沉的袖子，顫抖地搖晃。

霍沉看著師傅激動的表情，大概猜到了他的想法，補充道：「房子、地和錢財我都不需要，但是師傅打鐵的東西我要帶走，反正你也不打鐵。」

這話自然是說給裴鐵慶聽的，對方痛快的點了點頭，「好，就這麼說定了。」

江墩子這才鬆了一口氣，身子也不抖了，他瞧著自家老婆子，嘴裡說不出話，只呼呼地出著氣。

米氏流著淚，俯下身去，指著霍沉說道：「你的意思是，讓大沉給你扛幡？」

江墩子無法點頭，只緩緩地閉上了眼，嘴角露出一絲笑意。

接下來，眾人忙碌的給江墩子辦葬禮，住在晉州的大女兒和大姑爺也趕了回來。

霍沉如親兒子一般披麻戴孝，扛幡出殯，比江墩子的兩個女兒哭得還要傷心。

處理好了後事，霍沉和田桃該回家了。

霍沉是真心實意的想把米氏接回去，讓他和田桃伺候著，可是米氏說大閨女家孩子多，公婆又不在了，想去晉州替大女兒顧孩子。

米氏做主給他們分了家，房子和地都留給江葉和裴鐵慶，家裡存的銀兩她自己帶

上，去大女兒那裡養老，所有打鐵的器具則都給了霍沉，依依不捨地囑咐他好好幹活兒，好好過日子。

小倆口在回家的路上買了半車樹苗，加上打鐵的器具，拉了滿滿的一車往回走。回到大營鎮，日子還要繼續過，霍沉又回深州拉了幾次樹苗，把果園子裡的空地種滿，就等著麥收時節去收馮滿家的地了。

進了五月，人們都換上了單薄的夏裝，田桃的肚子已經鼓得很明顯了，霍沉一般不讓她出門，怕被人碰著、擠著，可是到田家營收地的這一天，他帶著她一起來了。

他們來得早，馮家還沒忙活完，霍沉和陳敏達便先幫著岳父家收麥子。

田家只有三畝麥子，有這麼兩個年輕力壯的小夥子幫忙，不到半天就割完了。

田家的人喝水休息，等會兒就只剩下撿麥穗。

馮滿家收完最後一畝麥子，把地裡的麥穗仔仔細細地拾了一遍，剛要推著平板車回去，就見買地的陳敏達趕著驢車來了，跟在他身後的還有霍沉的大馬車。

從不下地的馮滿今日不得不來田裡幹活兒，他見著兩人，想起那日在田桃家街口遇到他們去拜年的情景，心情更加鬱悶了，那時自家新買了馬車，而現在……不僅馬和車都賣了，連家裡的地都是陳家的了。

可是這鐵匠來這裡幹麼呢？而且，坐在車轆上的田桃更漂亮了，肚子也那麼大了。都說田桃旺夫，本來是自己先相中的，偏偏被那鐵匠搶了去，如果田桃嫁了自己，說不定發大財的就是自家，倒楣的就是霍家了。

陳敏達卸了驢車，掛好鐵犁，指著中間的一道田埂說道：「大沉哥，這就是界限，東邊是你家的，西邊是我家的，河那頭還有一塊，也是你家的。」

馮滿的爹一聽就急了，「陳敏達，你剛才說什麼？這地鐵匠哪有份？」

陳敏達嘻嘻一笑，「原本他是沒有份的，前幾天我姊家要用錢，可我爹拿出所有的錢來買了你家的地，沒法子，只能往外賣，這不，就賣給了鐵匠幾畝。」

「你……」馮滿的爹氣得直瞪眼。

馮滿指著陳敏達罵道：「你從一開始就是騙人的對吧？！我去鎮上的時候，見過柳子給你賣肉，你跟那個鐵匠早就串通好了，故意整我，還說要把羊圈挪到我的窗戶底下，現在田家不同意放炮，讓我們先把醫藥費給清了，這都是你們的餓主意！」

陳敏達雲淡風輕地笑了笑，「我說的風水都是有道理的，信不信由你，地已經是我的了，我樂意賣給誰就賣給誰，你管不著。快走吧，要是我的鐵犁把你腿鏟折了，可別怪我。」

說話間，霍沉也套好了鐵犁，膘肥體壯的大黑馬幹起活兒來就是快，一路虎虎生風，很快就轉了一圈回來。馬有力氣，鐵犁是自己打的，也很稱手，翻出來的土地又深又平，羨煞旁人。

周圍的麥子地裡都是田家營的人，離田桃家的地也不遠，互相能望見，彎著腰撿



麥穗的田柳抬起頭來，瞧見馮滿一臉吃癩的表情，心裡真是爽快極了。這個臭小子，以前頤指氣使地欺負人，現在終於明白自己有多窩囊了吧！崔奶奶正在自家地裡拾麥穗，她也瞧見了田家的兩個姑爺去馮滿家收地的情景，不禁咋舌，對著丁氏說道：「你們家真是會挑姑爺呀！瞧瞧這兩個小夥子，一個比一個好。聽說一開始是馮家看上了桃子，幸虧桃子那時候沒嫁給馮滿，要不然現在就得過苦日子嘍！」

丁氏回道：「是啊，我們家這麼好的孫女，自然要找好姑爺。馮滿那樣的，一看就是敗家子，誰會那麼眼瞎瞧上他呀！」

田柳一聽，一個沒憋住，忍不住笑了出聲。

這一個麥收時節，田滿倉成了整個田家營最令人羨慕的岳父，原本在他摔斷了腿後，大夥兒都同情他永無翻身之日，現在卻都對他刮目相看。人家這兩個姑爺，一個比一個能幹，不僅一天收完了麥子，還耕完了馮家原有的那十五畝地。

而且兩個姑爺家裡都有牲口，陳敏達家的大公驢拉慣了幾百斤的生豬，幹這點兒農活根本就不費力，霍沉家的高頭大馬更不用說了，雖是平時幹活不多，但那終究是馬，在個頭、體力上都比驢子要強得多。他家的馬不僅有力氣，還特別漂亮，鬃毛又黑又亮，拉上高高的一車麥子，在鄉間小路上一走，別提多威風了。

田家營的村民算是真的長了見識，也明白了一個道理，可別瞧不起任何人，當年馮滿家欺負田滿倉窩囊、沒出息，田松太小，才兩歲，可現在呢？人家兩個閨女和姑爺爭氣，誰敢不服？

上午收完麥子犁了地，下午在打麥場上晾曬，不到太陽落山的時候，大馬車就拉著幾麻袋麥子回到了田家。

田桃提早回了家，此時正坐在小板凳上擇豆角，見霍沉進來，指了指剛打上來的井水，「快洗把臉吧，水是剛打的，涼快著呢！」

「哎！」霍沉習慣性的應了一聲，卻忽然定住腳步，轉頭盯著她問道：「是妳打的水？」

在自己家裡，他完全不讓她幹力氣活兒，尤其是她懷孕之後，除了做飯、做衣服，其他的家務事他幾乎全包了。

田桃笑著回道：「我娘怎麼捨得讓我打水呢？是她打來的。」

「哦。」霍沉的臉色一下子輕鬆了不少。

這一天晚飯吃的是打滷麵，因為要招待兩位姑爺，葉氏特意做得比較全，既有茄子肉的肉滷，也有番茄雞蛋木耳的素滷，加上黃瓜、豆角、豆芽幾樣新鮮配菜，還做了調味兒的肉醬，吃起來特別的香。

霍沉一口氣吃了三大碗，吃得滿頭大汗，田桃把溫熱的麵湯給他端過來一碗讓他喝，他覺得熱，不想喝，舀起半瓢冰涼的井水想涼快涼快，卻被她拉住手腕。

「剛出了一身汗，又吃了這麼多麵條，怎麼能喝涼水呢？那還不得鬧肚子啊！你

喝點麵湯，原湯化原食，對身體好。」

面對小媳婦的關心，大鐵匠嘿嘿直笑，其實他不喜歡喝那熱呼呼的麵湯，但是她關心自己，他很高興，還是按照她的意思，乖乖的把麵湯喝了。

田柳在一邊瞧著，取笑道：「姊夫真聽話，這麼聽話的男人上哪兒找去？」

陳敏達也吃飽了，一聽田柳這麼說，他毫不示弱的說道：「到大營鎮上找啊！妳面前不就是個老實聽話的嗎？」

回家這半年，瘦弱的書生壯實了不少，不過今天一下子幹這麼多活兒，他還是有點吃不消，不過他心情很好，因為田柳今天沒罵他，還給了他幾個欣賞的眼光，讓他覺得身子有點輕飄飄的。

眾人哈哈大笑，一向厚臉皮的田柳有點臉紅了，如水的眸光飄向陳敏達，嗔道：「誰說你了？湊什麼熱鬧。」

又是一陣爽朗的笑聲傳出低矮的圍牆，街坊鄰居都紛紛感歎，田滿倉兩口子上輩子是積了什麼德，能有這麼好的運氣。

吃飽喝足，太陽也落了山，兩個姑爺一起告辭，趕著各自的車要回鎮上。

霍沉帶著媳婦離開，自然是毫不猶豫的，可是陳敏達的心上人不能帶走，他就有意磨磨蹭蹭的，一步三回頭，想讓田柳送他到村口。

田柳見他在爹娘和妹妹面前膩乎乎的，忍不住直白的說道：「明天我還要去鎮上賣貨，又不是瞧不見，你快點回去吧。」

「明天是明天，今天這不是到妳家來了嗎？妳就送送我唄！」陳敏達牽著韁繩，不肯上車。

葉氏看不下去了，對田柳說道：「柳子，妳就送他到村口吧！街上岔路多，萬一走錯了方向就不好了。」

丈母娘真是善解人意啊！陳敏達激動得真想早早地喊葉氏一聲「娘」，不過他還是克制住了內心的喜悅，穩著心神說道：「就是啊，天都快黑了，萬一走錯了方向，今天晚上可就回不了家了，我就來過田家營一、兩回，根本記不住路。」

田柳心想，你這是睜著眼說瞎話啊！有姊夫的馬車在前面帶路，你還能迷了路？不過罷了，他今天也挺辛苦的，她就好心的送送他吧。

田柳跳上驢車，幫他指著路。

田家營的村子並不大，總共也沒幾條路，很快就來到村口的大槐樹底下。

田柳下了車，朝他擺擺手，「你回去吧，路上慢點。」

陳敏達卻沒有要走的意思，他把韁繩一扔，朝著她一步步走過來，「明天去鎮上賣貨有什麼用，妳又不肯去我家後宅，在大街上，什麼都幹不了。」

田柳詫異地瞪大雙眼，「你想幹什麼呀？還要殺人放火不成？」

「我才不想殺人放火呢！我就想……就想親妳一口，成不成？今天我給妳出氣長臉了，妳是不是應該獎勵我一下？」陳敏達步步進逼。

田柳被迫一步步向後退，直到後背抵著大槐樹的樹幹，再也無路可退，一向刁蠻厲害的小辣椒此刻卻辣不起來了，她的心怦怦直跳，手指無措地扣住樹皮，垂眸盯著自己的鞋尖，不知該說什麼好。

陳敏達機警地瞧瞧四周，見夜幕下並沒有行人，田柳也沒有反對，就壯著膽子親了上去。

她的唇好軟啊！又香又甜，和她平時幹練冷硬的形象完全不同，能讓人沉浸在那香甜中無法自拔。

這一吻，不知持續了多久，直到陳敏達的手開始不老實，田柳才猛地回過神來，用力推開了他。

「月亮都出來了，你該回家了，不然伯父伯母要惦記了。」田柳顫聲說道。

陳敏達抬頭瞧瞧漂亮的彎月，感歎道：「月上柳梢頭，人約黃昏後，這樣的情景果然極美。」

田柳不滿的噘起小嘴，「你讀過書，我又沒讀過，跟我說這些幹什麼，我又聽不懂。」

陳敏達豁達的笑道：「妳不懂沒關係，以後成了親，我可以每天晚上給妳解釋，聽得多了，妳就懂了。」

「天都這麼黑了，你快走吧，平時又不怎麼趕車，萬一趕進溝裡去怎麼辦？」

陳敏達捏捏她的臉頰，笑道：「說什麼別人惦記，其實是妳會擔心我，對吧？」

「他們惦記，我也惦記，行了吧！你快走吧，我也要回去了。」

田柳推他上車，卻被他拉住了手。

陳敏達緊盯著她，說道：「跟我一起上車，我送妳回去。」

田柳不免來氣了，「這是我們村子，我又不是不認識路，你送什麼送啊？再說了，我剛把你送出來，現在你又送我回去，一會兒出不來了怎麼辦？」

陳敏達朗聲大笑，「妳還真以為我找不著路啊？不過是想跟妳一起多待一會兒罷了。咱們若是能早點成親多好，我就可以像鐵匠那樣拉著媳婦回家親熱了。」

他這邊堅持著送了田柳回去才出來。一來一回，霍沉和桃子已經快到鎮上了。

霍沉回頭瞧瞧月光下一片寂靜的田野，唯有萱草的橙紅花瓣在晚風中搖曳，香氣撲鼻。他下車摘下幾朵開得極美的花，捧到田桃面前，「給妳，聞聞香不香？」

「香啊，坐在馬車上都能聞到香氣呢！雖是香氣遠播，卻不膩人，清甜得很。」

田桃接過來，湊到鼻尖聞了聞。

「桃子，如果咱們家生個閨女，肯定像這萱草花一樣，又香又美，不如給她取個名字就叫阿萱，好不好？」霍沉神采奕奕。

「好啊，阿萱。」田桃摸摸肚子，開心地對著小寶寶說道：「寶貝，妳有名字了，妳爹給妳起名叫阿萱了。」

霍沉歡喜的嘿嘿直笑，也伸出手去，輕輕地撫摸了一下她的肚子，小傢伙卻在這時動了一下，他的大掌感覺到了輕輕的震動。

霍沉驚喜的笑道：「桃子，阿萱聽到了，她肯定很喜歡這個名字！」

田桃也感覺到寶寶動了一下，雙手小心翼翼的捧住肚子，甜蜜的說道：「最近月分大些了，孩子動的次數越來越多，而且這小傢伙調皮得很，說不定是兒子。」

「兒子女兒都好，我都喜歡。」

小倆口邊說著話，回到了家，卸了車，洗了澡，就躺在炕上。

雖是忙碌了一天，可霍沉因為孩子有反應的事興奮不已，根本毫無睡意，他把洗乾淨的大手在田桃肚皮上來回摩挲，希望孩子能再跟自己打一次招呼。

「桃子，孩子是不是睡著了，要不怎麼不理我了？」大鐵匠有點失落。

「估計是。都這個時辰了，你也快睡吧。」田桃說完，打了個哈欠。

「桃子，我睡不著，我今天給妳出氣了，妳的心情好不好？」大鐵匠眨眨眼，明知故問。

「嗯，今天很開心，明天獎勵你好吃的，說吧，你想吃什麼？」

「我想吃……大大的、又甜又汁水多的桃子。」

月色朦朧，樹影輕搖，溫暖的夏風拂過，身心舒暢。

#### 第四十四章 大鐵匠愛女成癡

進了九月，田桃的肚子已經很大了，霍沉每天都要問她好幾遍「肚子疼不疼」、「是不是要生了」，雖然她說一點兒感覺都沒有，可能還要過些日子才生，可他還是不放心，早早的把丈母娘接來，讓她在後宅守著，田柳三不五時也會過來陪著田桃。

其實田桃心裡也有點害怕，畢竟她年紀還小，又是頭一胎，可她不敢表現出怯懦來，本來霍沉就很揪心了，如果她再怕了，他就更加吃不下、睡不著了。

九月十五是常山寺廟會的日子，大營鎮上有不少人都去趕廟會了，大街上空蕩蕩的，可大鐵匠家裡卻熱鬧得很。

田桃從黎明時分就開始肚子疼，霍沉跑到接生婆家裡砸門，把人叫了來。

可是田桃從清晨疼到了中午，孩子遲遲沒能生下來。

田柳扶著姊姊在屋子裡一圈又一圈的溜達，霍沉的二孀楊氏和三孀呂氏也都來了，幫著燒水鋪床，準備東西。

她們知道，大侄子對這個媳婦兒十分看重，生孩子這麼重要的事，她們自然得來幫忙，要不然以後再想登門，恐怕會被侄子直接給趕出去。

秋高氣爽的季節，不冷不熱剛剛好，可霍沉緊張得滿頭大汗。其實他想親自扶著媳婦溜達，可是他個子太高，田桃倚著他不如倚著田柳方便，他就只能在一旁乾著急。

楊氏做好了午飯，招呼大家一起吃。

田桃皺著眉搖了搖頭，「你們吃吧！我實在吃不下。」

「不吃怎麼行？一會兒生孩子可就沒力氣了，快、快來吃點。」

楊氏和呂氏都勸她吃飯，葉氏也說，趁這會兒疼得不厲害，趕緊多吃點。

田桃一向聽話，也覺得大家說的有道理，便咬著牙走到桌子邊，想吃上兩口，可是屁股一挨上椅子，肚子就疼得受不了，她又馬上站了起來。「我真的吃不下……」

霍沉一雙眼睛完全黏在媳婦兒身上，眼神跟著她亦步亦趨的來回晃動。

突地，他終於想到自己能為她做點什麼了，他盛了一碗肉菜，端到媳婦面前，「桃子，我餵妳吃吧！吃一口，妳就溜達幾步，這樣妳就不會那麼難受了。」

田柳呵呵直笑，「瞧我姊夫，真是百裡挑一的好男人呢！」

當著這麼多人的面，田桃自然不好意思吃，可是霍沉執拗的站在她面前，非要餵

她一口肉吃，她沒法子，只得紅著臉吃了下去。

大鐵匠覺得自己終於幹了點兒有意義的事，高興得笑開了花，端著碗跟在田桃身邊來回走著，自己卻不肯吃一口，只眼巴巴地看著她的小嘴兒在那裡蠕動，見她吃完嚥了下去，就趕忙再餵上一口。

楊氏和呂氏瞧瞧自家大侄子的傻樣，忍不住直笑。

葉氏也有些看不下去，說道：「大沉，你也吃點兒吧，從早晨你就沒吃飯呢，桃子在這個時候的確吃不下多少。」

「我不餓，我看著桃子吃就高興了。」

這話說得太直白了，惹得屋裡幾個女人又都忍不住笑了。

田桃也被他逗樂了，剛咯咯的笑了幾聲，肚子忽然一陣絞痛，「哎喲，不行了，這次是真的要生了。」

吃飯的女人們趕忙放下筷子，七手八腳地跑了過來，扶著她躺在炕上，又費了兩刻鐘的力氣，終於生下了一個白白胖胖的小嬰兒。

孩子是趴著出來的，第一眼看不出是男是女，但是孩子頭髮濃密，身子瞧著也壯實。

楊氏在一旁笑道：「瞧瞧，這白胖壯實的模樣，一瞧身材就隨大沉，肯定是個大胖小子。」

鄉下人都盼著自家生兒子，這吉利話說的原本沒有錯，可是當產婆把孩子翻過來的時候，眾人發現這白白胖胖的孩子其實是個大閨女，不免都有些傻了。

葉氏偷偷看向霍沉，想著他這些天焦急的神情，應該是一直盼著能生個兒子吧……她能理解他的心情，兄弟多的家庭還都盼著生兒子呢，更別說像他這樣的獨生子了。

她不免替大女兒感到擔心，以前霍沉對她那麼好，要是因為她生了閨女，就給她臉色看，只怕她很難接受。坐月子的時候如果心情不好，很容易落下病根，而且她年紀又小，本來生這個孩子就很吃力。

「大沉，你們還年輕，以後還得生好幾個孩子呢！頭一個是姊姊好，可以幫著照看後面的弟弟妹妹。柳子、櫻子還有田松都是桃子帶大的，你看他們姊弟之間感情多好啊！」葉氏一邊說著勸解的話，一邊緊張的看著霍沉的臉色。

霍沉完全沉浸在女兒出生的喜悅之中，根本沒有注意到丈母娘在說什麼。他瞧著女兒小小的一團，開心極了，好想抱抱她，但又擔心自己粗手粗腳的弄傷了女兒，顯得有些不知所措，只能傻乎乎的站在那看著女兒，深深地吸氣，一會兒咬唇，一會兒瞪眼，滿身的力氣使不上。

這是要發火嗎？

葉氏越瞧越害怕，擔心田桃瞧見他的表情被嚇到，就跑過去坐在炕沿，擋住田桃的視線，「桃子，妳沒事吧？是不是覺得身上一點勁兒都沒了？睡一覺吧，孩子剛出生，過一會兒才吃奶呢！」

「娘，孩子怎麼一直哭啊？兒子還是閨女？」田桃虛弱的問道。

霍沉剛才沒聽到丈母娘的話，現在卻聽清媳婦的話了，沒等葉氏回答，他就搶白

道：「桃子，她好著呢！白白胖胖的，是個大閨女，跟我想的一樣，就叫阿萱吧！怎麼樣？」

葉氏一聽他歡快的口氣，這下子可以放心了。

田桃知道霍沉喜歡女兒，甜甜的笑道：「好啊，你抱她過來給我看看。」

產婆已經用襁褓包好了孩子，笑呵呵地交到霍沉手上，「孩兒他爹，學學抱孩子吧！」

霍沉平伸著兩隻粗壯的胳膊，像搬鐵塊一樣，想要托住孩子運過去。

楊氏被他逗得哈哈大笑，把他的手臂彎過來、按下去，教他正確的抱孩子姿勢。

「孩子好輕啊，抱在手上都沒什麼感覺，好像要掉下去似的。」霍沉小心翼翼的彎著腰，抱著孩子的姿勢非常滑稽，但是很穩，孩子肯定不會掉在地上。

幾個婦人都笑著去收拾屋子，把空間留給他們一家三口。

霍沉小心翼翼地把孩子放在田桃身旁，他看看女兒，又瞧瞧桃子，嘿嘿地笑。

田桃扭頭瞧了瞧，皺巴巴的一團，看不出好看難看，就輕聲問道：「你看著女兒像誰呀？」

「像妳，女兒肯定像妳。我覺著她長大了一定會像妳一樣，是個小美人兒，嘿嘿！」

霍沉把手伸進被子裡，輕輕握住田桃的小手，「桃子，妳辛苦了，以後我一定好好照顧妳們娘倆，不讓妳們吃苦受累。」

田桃抿著小嘴輕笑，「那天種麥子的時候，你就給孩子取了個女孩的名字，現在沒能生出兒子，你可不能怪我，誰讓你不取男孩名字的。」

大鐵匠有點委屈，垂下眼眸看著乖女兒說道：「我哪有怪妳呢，我本來就盼著生女兒的，女兒多好啊，像妳一樣惹人疼。」

田桃知道他是真心實意的喜歡阿萱，就在被窩裡轉動手腕，手指在他手心裡撓了一下，「跟你鬧著玩的，你怎麼還當真了？快去吃飯吧，你一天沒吃東西了，不覺得餓呀？是不是當了爹就變傻了？」

霍沉這才恢復了精氣神，笑著說道：「好，我去吃飯，下一個咱們就生兒子，我教他打鐵，把我一身的本事都傳給他。」

田桃被他逗樂了，「瞧你說的，好像你多大本事似的。」

「那當然了，妳忘了師傅是怎麼說的嗎？我的祖師爺是張山子，是前朝第一鐵匠，厲害得很。眼下太平盛世，只打些鍋碗瓢盆的，自然分不出好壞，要是打起仗來，我的手藝可就能頂千軍萬馬了。」霍沉小聲跟桃子顯擺，卻不想讓院子裡的人聽到。

他有多厲害，自己的小媳婦知道就行了。

霍沉出去盛了一碗肉菜，捏著兩個大饅頭，又回到屋裡，他捨不得坐到窗前的桌子旁，而是把碗放在炕沿，蹲下高大的身子，守著她們娘倆吃著。

葉氏進門一瞧見這副光景就笑了，田桃還真是找到了一個好男人，既踏實能幹，又疼妻愛子。

九月不冷不熱，田桃坐月子一點都沒遭罪，不用看婆婆臉色，都是親娘伺候著，

霍沉每日圍著她們娘倆轉，一大早就買回來各式各樣的新鮮蔬菜和肉類、果品，生怕田桃吃不飽，可著勁兒地催她吃。

一個月下來，田桃和阿萱都被養得白白胖胖的，倒是霍沉卻瘦了一圈，不是他吃得不好，是因為丈母娘要伺候田桃和孩子，得跟她們住在一個屋裡，他不得不去東屋睡，可是晚上孩子一哭他就醒，又不好意思過去瞧，就巴巴地豎著耳朵聽，直到阿萱不哭了，他才踏實下來，卻再也睡不著了。

成親以前，他一個人睡得挺香的，可是自從成親以後，他就沒跟桃子分床睡過，眼下每晚都不能睡在桃子身邊，他渾身難受。

大鐵匠盼啊盼啊，就盼著快點過滿月。

鄉下人一般對兒子的滿月很是重視，閨女就要差一些了，甚至很多人家生了閨女，根本就不過滿月，只當做一條小貓小狗養著，能湊合長大就行了。

然而霍家卻不一樣，女兒的滿月酒辦得喜慶熱鬧。

霍沉跟對門大肉陳買了半頭豬，專門用來做肉菜，請的廚子也是大營鎮上水準最高的，剛剛收完了秋，正是蔬菜水果較為豐盛的季節，這頓飯葷素搭配，香味飄滿一條街。

霍沉站在院子裡招呼著鄉親父老，全程一臉歡笑，惹得幾個把兄弟都笑話他。

老三李豹的嘴最損，一臉誇張的瞧著他，「瞧你那沒見過世面的樣兒，不就是生了個孩子嗎？誰家不生孩子呀？」

霍沉把眼一瞪，「誰說我都行，就你沒資格說，你一個老光棍，哪知道家裡有個白白胖胖的小閨女是個什麼心情。」

村裡的男人，二十多歲娶不上媳婦的，要麼是家裡太窮，要麼是人有問題，李豹就是家裡窮得揭不開鍋的，他以前有個青梅竹馬的姑娘，是個孤兒，到了談婚論嫁的時候，卻被她的二叔二嬸賣進城裡當丫鬢去了。

這麼多年，他就一直孤身一人，既沒能力娶，也沒心思娶。

李豹苦笑道：「誰願意當他娘的老光棍呀！大沉，你有本事了，也不拉兄弟一把。」

霍沉不示弱地回道：「我拉你一把又能怎麼樣？你能忘了許小娟啊？」

李豹端起酒碗一飲而盡，心裡的苦只有自己知道，他只恨自己沒有霍沉的本事，要不然就可以把許小娟給贖出來了。

隔壁王橋已經是兩個閨女的爹了，喝得半醉的他搖搖晃晃的走過來，拍拍霍沉的肩膀，「老四，我知道你心裡苦，不過沒關係，哥兒們理解，你瞧我家那倆賠錢貨，比你還多一個呢！沒事，遲早能生出兒子來的。」

霍沉氣得狠狠拍開他的手，「我家阿萱才不是賠錢貨呢！我家的乖女兒得捧在手心裡養著，比兒子還重要。」

老大張運瞧瞧這幾個兄弟，正要仗著老大的面子感歎幾句，就被風風火火闖進來的兩個少年打斷。

這次，顧承楠跑在了黃朋前面，搶先來到大鐵匠面前，笑嘻嘻地說道：「聽說你

家孩子要過滿月，我們特意來添個喜，你給我打造的寶劍，我二叔瞧見了，他可喜歡了，他身邊的將軍們也都想要，想留著當傳家寶呢！這次我來找你訂做十把，還是三百兩一把，一共三千兩，銀票我都帶來了。」

院子裡十分嘈雜，他的聲音也不是很大，距離遠的人們沒聽到。可圍攏在霍沉身邊的幾個把兄弟都聽到了，一個個驚得目瞪口呆。

三千兩啊！他們長這麼大都沒見過那麼多錢，別說見，連想都不敢想，若真是把銀票換成銀子，是不是得堆滿一屋子啊？難怪霍沉買果園子、買地，眉頭都不皺一下。

若在以前，霍沉可能不太敢相信自己的手藝會這麼受歡迎，可是現在他知道了，師傅是前朝第一鐵匠張山子的徒孫，自己深得師傅真傳，自然能打造出全國一流的兵器。

阿萱滿月之日，來了這麼一張大訂單，大鐵匠高興得很，這麼一來，別說是吃穿不愁的把閨女養大，連出嫁的嫁妝都是一等一的了。

「你們瞧，我家阿萱是個福娃娃，看你們誰還敢說阿萱的壞話。」霍沉得意洋洋。大鐵匠運氣好到極點，沒有人再敢不服，除了恭喜祝賀，再也說不出別的話了。霍沉豪爽的拍拍李豹的肩頭，「我要給他打那麼多精鋼劍，很費時間的，家裡的地沒時間種，你幫我種吧，按照鎮上最低的標準交租子就行。」

李豹雙眸一亮，「真的？哎喲，我的大侄女呀，妳可真是個大福星，快讓三叔叔抱一抱。」

霍沉回頭一瞧，原來是田桃抱著阿萱出了屋，給人們瞧瞧，他邁開大步走過去，搶在李豹面前接過孩子，還十分得意地問道：「你會抱孩子嗎？」

大家一瞧霍沉抱孩子的姿勢就明白了，這肯定是天天抱著不撒手，才能練得如此純熟。

高大壯碩的大鐵匠懷裡抱著小小的娃兒，一黑一白兩張臉，他看著她傻笑，她也看著他傻笑，別提多有趣了。